



书香越千年

□余喜华

莲花山下,老街侧畔。

三十几年的记忆,三十几年的萦怀。今天,我终于踏上专程探访初中母校之路。

车,停在老街南面的戏台前,戏台坐东朝西,是近二十年的新建筑,是新戏台。新戏台北面紧挨着村文化礼堂,东边紧靠莲花山,稍往南一些,就是莲花山的道路入口和牌门,再往南一点,有着螺洋余氏宗祠。

这戏台周围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大路小道、房屋街巷,一切的一切,我是太熟悉了,闭着眼都能数出个子丑寅卯来。在我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当中,前二十多年,我几乎天天打这里经过,或许每天不止一趟;后二十多年,虽从这里走过的次数已不再频繁,但每年总有那么几次。我从这里起步,走进学堂,走向镇上,走向县上,走向外面精彩的世界。

这里地域上不属于我的村庄,但距我的村庄、我的老屋也只有五六百米的距离。这里是我的始祖迁徙到此定居的地方,从这里开始,一代代的祖先繁衍生息,如东江河水,长流不息;如莲花山色,四季常青;如苦楝树子,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这戏台是乡人农闲时光、四时八节庆祝丰收与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是寄托“希望”之台。

从南街口步入老街,向北走。旧时的老屋,旧时的青石板街道,旧时的廊柱屋檐,却没有了旧时的热闹繁华。开着屋门的只有两三家,算是店铺吧,但少有人问津。街上走过的人也只有两三个,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踱着很慢很慢的步子,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像是从很远的时光深处走来,又向时光深处走去。现今菜场和商店都搬到了老街北面路院路两侧的集贸市场,老街自然荒芜。

从老街中间的丁字街折向东,再走四五十米到了十字路口。继续往东,是青春路乡政府方向,那里通往路桥城区;往北通往路院路。从前这里是粮管所的后门,有河道和船埠头,从这里上船,可达黄岩、路桥、下塘港金清等地。路口西北角原是供销社大楼,西南角即是母校螺洋中学老校址,大门朝东,正对着的是紧靠山脚的原信用社大楼。

供销社销售各种日用物资,也卖书刊杂志,下课之余,我最关心的是有没有新到的连环画。当时,《三国演义》、《说唐》、《水浒

传》等连环画是分期推出的,去迟了就买不到。我用平时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买了不少这些连环画,但始终都没能买全。信用社和供销社,是当时全乡最富有的地方,最早拥有电视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风靡全国,有段时间连续几个晚上,我和村里的一些小伙伴跑到信用社来看电视。

母校旧址是个方方正正的院落,东西南北各长约50米,原是螺洋余氏宗祠,里面建有旧戏台和毓英庙。旧戏台一直保留着,每当学校集中学生活动,戏台就作为主席台,寒假和周末节庆日子,当地村民请的戏班子也在这里演戏。毓英庙是纪念南宋大儒、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叶适晚年辞官回乡后,先后长达十余年在螺洋(当时叫芦阳)一带授课讲学,开当地文风之先,为台州黄岩培养了许多饱学之士,影响很大。为了纪念叶适的丰功伟绩,明朝中叶,余氏后人在宗祠旁建起了毓英庙,可惜毓英庙已毁于“破四旧”时期。

民国时期,余氏族人在宗祠里建起了翼文小学,惠及全乡子弟。解放后宗祠被收归国有,小学也归官办,称作“螺洋小学”,后又扩办初中。

整个校舍共有三透房屋,如果从空中俯瞰,应该或缺左边半划的“曰”字型。旧戏台居南边正中,左右两侧都是一层的平房,初一时我们班的教室就在西南角的平房里。中间排是二层的楼房,都是木结构,其东边留出一块空地,以便前后院通行。最后一排也是两层的楼房,应该改造过,砖木结构,北面临街。校园西侧在三透房屋之间以围墙连接,使校园与西边的临街民房相隔。校门开在东边靠北的位置,南边还有几间平房作教室和辅助用房,我们初二时就在校门南边的平房里上课。

螺洋中学一直都只有初中,据说“文革”结束后办过一届高中,校舍位于樟岙村。母校最辉煌的时期,当属我在读的时候,我的上届有十几个学生考上路桥中学,我们这一届有七个考上,后面几届也有许多学生考入路桥中学,秉承了螺洋千年传承下来的浓郁学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螺洋小学和中学均建起了新校舍。小学校向南,搬到东江桥北的东江河边,中学校向东,迁到乡政府东侧的莲峰塔下,朗朗书声继续回荡在白云

下、青山边、河水侧畔。

尽管时光已过去三十多年,母校的许多老师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初一的语文老师罗荷芳是我的班主任,多年后,我们曾在黄城街上相遇过,她的先生徐中秋,是我老婆在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擅长古诗词。在今年的协会议上,我与徐老师相聚一起,相谈甚欢。初一英语老师陈素君亲切和蔼,对我的英语学习帮助很大,毕业至今我再无听到陈老师消息。初二数学老师余贵青与初三数学老师刘宝顺,我竟在蔡老师女儿的婚宴上碰到,甚感意外和欣喜。还有初三语文老师陈克松,毕业一别后,也未曾再见过,记得他戴一副眼镜,瘦高个,动作风风火火,讲课深入浅出,我是很喜欢的。当时,同学们给陈老师编了四句顺口溜:“耳朵加个东,十字一个兄,木旁站个公,名叫陈克松。”倒也朗朗上口。初三班主任赵普顺,是教物理的,我刚工作那会儿,骑车回家的路上碰到过一次。蔡玲玲老师虽没有教过我,却成了我弟弟和我女儿的班主任,只能说是缘分使然。

如今我站在母校旧址面前,物非人去,原先的校舍早已改作它用。中间那栋房子也已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工厂的车间,南面的平房也看不见了,旧戏台已被工厂车间遮挡。绕到围墙南边的小巷,能看到戏台伸向天空中的两个檐角,证明戏台还存在。北面临街的那栋楼都已成为三层的居民楼,应是旧楼卖给居民重建了。我兜了一圈,找不到多少从前的感觉,只好默默地发呆,然后带着遗憾和怅惘,默默地离开。离开旧校址,应谢秀飞老师之约,我又赶去新校址。

螺中新校址我还真没有来过,距旧址五六百米,一座崭新宽阔的校园便呈现在我面前。如今的校名叫路桥四中,谢老师已经在门口等我了。谢老师是螺洋中学高我一届的校友,台州师专毕业后回到母校担任英语老师,屈指近三十年了。

谢老师带我参观了学校的图书室,四百米跑道和操场,远看了三幢建于不同年代的教学楼,因是学校上课期间,我没有走进教室。

看着这崭新明亮的教室,宽阔的道路,标准的操场跑道,花园般的校园,我回想当年求学时的情景,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所以呀,我不找你找谁呢?也许……也许这样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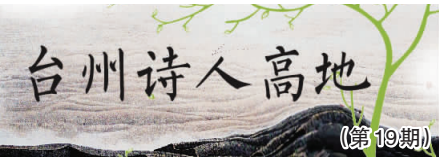
我有点不解地看着她,她笑笑:“如果我真的见到他,如果我真的爱他,他也真的爱我的话,那我怎么办?我不可能离婚的。可爱情又很美,我会舍不得放弃,那岂非很痛苦?现在这样,反而,很好。”

我倒了一杯酒,再往里面加了些汽水,酒和汽水像情人般快速融合。

杯中渐渐泛起气泡,贴在杯壁上,又一个一个地破碎。就像那些付出的一滴一滴的感情,那些牵挂着的一日一夜,那些说过的一言一语……难道就像这气泡一样,轻轻一吹,就没有了踪影?

爱情,对一些人来说,只是一道无足轻重的调味品而已,当调味品的味道盖过了主料的味道时,那道主菜就不是主菜的味道了,哪个厨师都不会犯这种错误的。特别是婚姻之外的爱情,更不能抢了婚姻这道大菜的味道。

调味品而已,没有了主菜,啥都不是。



□戴可杰

梵音禅寺

月光照耀着的山门对面的田野
多数时候,庄稼都在谦卑地生长
微风从远处来,吹过植物的枝叶
屋檐下的铜铃轻轻晃动
风吹走佛祖额头的尘埃
香的烟在轻柔中慢慢舒展
像一些心事必须在岁月里淡忘

必须在月夜前离开城市
人们隔一条椒江就等于
隔着一个世界。虚无
看得见的繁星
看上去就如此
每一晚的月亮里
都住着一位打坐修禅的法师

父与子

父亲抱着儿子
坐在窗前
阳光透过窗户的玻璃
照着我的脸
也照着你的脸

我们坐的位置
原本是
房间的一处空白

空白之外连接着
阳光的阴影,和
桌椅、沙发、衣柜、婚纱照
你母亲躺在床上
望着我们浅笑

若干年后,也有阳光
你也一样成为父亲
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午后

登高

抱着儿子登览胜门
我尽可能往高处走
你跟随其后,接下去是
母亲和姐姐挤在人群中
外甥跑在我们前面
从下望去,如同一朵白色的云在晃动

站在白云楼上,目光
足以掠过东湖、崇和门、中山
和灵江后面成群的青山
我们身处城市之中
却又与城市保持着距离
就像幸福眷顾我们时,也眷顾他人

今日有风,阳光若隐若现
仿佛万只麻雀从城市上空飞过



【简介】戴可杰,1983年出生,浙江临海人,台州十友之一,浙江省作协会员。入选省新荷计划青年作家人才库,作品散见《诗刊》、《文学港》等刊物,著有诗集《戴可杰情诗集》。

爱情是一道调味品

□小 桥

那天还没下班,好朋友津打电话给我,约我晚上一起泡酒吧。我们是小学同学,三十多年的姐妹了,无话不谈。

在一瓶红酒快要见底的时候,津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再慢悠悠地吐出来,问:“知道今天为什么找你吗?”

原来,津这段时间在网恋,她爱上了一个北方的网友,给他寄钱、寄茶叶、寄补品,每日里上网和他聊天,不上网的时候就打电话。

津说:“我一颗心全在他的身上,如果有一天没听到他的声音我就睡不着,有时只好半夜三更打电话给他。他的声音真好听,磁性而有韵味!”

津说:“我给他看我的照片、我儿子的照片,还有我织的毛衣。”

津说:“他说,‘我很爱你,想去看看你,可是我们太远了,机票太贵’。我给他寄钱后,他说,‘你有老公不方便,怕影响你’。我约他到别的地方见面,他说,‘工作太忙,请假很难’。我说,‘国庆长假吧,我到你那儿去看你’,他说……”

津停住了,我问:“他怎么说?”

津说:“他说,女朋友会不高兴的。”

我不禁叹气,但是这结果在我意料之中。看过太多的网恋故事,大多无疾而终。

我劝津:“你这算好的,只损失了点钱而已,总算没有失身。”

钱对津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她掌控着一个家族企业,老公主外,她主内。她的房产遍布全国十来个城市,光养一个宝贝儿子,哪用得着那么多钱啊!可是太空虚,她渴望的浪漫、呵护,老公给不了,于是就有了一段网恋。

津将我当作一个容器,倒了一大堆烦恼后,终于长叹一声:“我失恋了!”

“亲爱的,美丽的是过程,没必要在乎结果,所有的爱情,结果都不会圆满。当爱情演变成婚姻时,爱情就被葬进了坟墓里;当爱情被背叛时,爱情就是一把自裁的匕首;当爱情是一场骗局时,你就当生了一场感冒好了。你的爱情过程只不过是发病速度快了点而已,和别人的比没什么不好,后遗症也不严重。所以,恭喜你!恭喜你没被爱情的脏水淋了一身。”我找词儿安慰她。

“可我失恋了呀,连他的面也没见到,你也不帮我祭奠一下啊!”她又叹了一口气说道。那神情却好像是终于解脱了。

“天折啊!要不要我帮你的爱情写一篇祭文啊!就叫《津渡爱河诀》好不好?”

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说道: